

眾妙之門

Doors of Perception

打開眾妙之門，進入真實的世界

赫胥黎 Aldous Huxley ◆ 著

陳蒼多 ◆ 譯

眾妙之門

作 者／赫胥黎

譯 者／陳蒼多

發行人／王永福

出版者／新雨出版社

地 址／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電 話／(02)2978-9528 · (02)2978-9529

傳真電話／(02)2978-9518

郵撥帳號／11954996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
出版日期／2000 年 7 月初版

定 價／200 元

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A·赫胥黎

英國著名赫胥黎家族傑出成員之一。
文學家與神祕主義者，十二歲便啟蒙寫小說，
其神祕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享譽全世界。

陳蒼多

臺灣人，1943年生。

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，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教授。

教學之餘從事翻譯工作，偏愛性愛哲學與人生哲學。

吸收欲與發表欲皆強，浸淫書海，流連於知識王國之中，不知老之將至。

舊雨新知，讀者請剪下截角，集滿十
個寄回本社，可換取300元以上
之本社任何出版物。
(回函註明索取書名。如有
缺書將以同價位之其
它書籍代卷。)

眾妙之門

Doors of
Perception

赫胥黎 Aldous Huxley ◆ 著 陳蒼多 ◆ 譯

新雨

譯序

陳蒼多

赫胥黎 (Aldous Huxley) 確實是英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寶，小說與評論皆有驚人的成就，長篇小說《美麗的新世界》早成為膾炙人口的文學經典。他的成就除了家學淵源之外，個人的才情與努力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。

赫胥黎於一九三七年後移居美國加州，開始相信神祕經驗的價值，他在本書《眾妙之門》(Doors of Perception) 之中描述一些神祕經驗所造成的影響，尤其是一九五三年首度服用「麥司卡林」後，他自己記錄過程中所經歷的神祕經驗，並多所發揮，成為這方面重要的文獻。

我們從書中可以看出，赫氏對東方哲學頗有涉獵，尤其是禪宗的「萬物靜觀皆自得」哲學，他更能獲得個中三昧。除外，他對中國的山水畫也能了然於胸，不亞於他對西洋

繪畫的博學多聞。

一個人到醫院去看發瘋的妻子，談孩子的事，結果他卻發現，更重要的事情是，他
那件斜紋夾克出現美得無法言喻的圖樣。另一個人在聽朋友辯論一件事，感到很厭倦，
然後他卻不自覺地看著自己抓在手中的一點點細沙，忽然發現每顆細沙的精緻之美。這
些都是透過所謂的「眾妙之門」、「牆中之門」所獲得的美妙經驗。

所謂「眾妙之門」應該是「不經文字、直視這個世界」的一條門徑。在這高度文明
的世界中，還有多少人擁有這扇「眾妙之門」呢？

目錄

譯序	3
眾妙之門	7
天堂與地獄	8 3
附錄一	1 4 1
附錄二	1 4 7
附錄三	1 5 5
附錄四	1 7 1

附錄八	附錄七	附錄六	附錄五
1 8 7	1 8 3	1 8 1	1 7 5

衆妙之門

No 15469/

一八八六年，德國藥物學者盧德威·雷溫（Ludwig Lewin）首先發表了有關仙人掌的有系統研究，同時他自己的名字也在以後與仙人掌結合在一起。「南美仙人掌」（*Aulonium Lewinii*，其中的 *Lewinii*，即盧德威·雷溫的姓——譯註）成為科學之中的新名詞。對於原始宗教，以及墨西哥和美國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而言，「南美仙人掌」自從遼遠的時代以來，一直就像一位熟悉的朋友。其實，不僅僅是朋友而已。借用早期到新世界一遊的某位西班牙人的話，「他們吃一種根部，稱之為球頂仙人掌鞭，敬之如神祇。」以後，傑出的心理學家，諸如簡士奇（Jaensch）、哈維洛·靄理斯（Havelock Ellis），以及威爾·米奇爾（Weir Mitchell），開始對於「球頂仙人掌」的有效成分「麥司卡林」（*mescaline*）進行實驗，於是人們就明白為何那些西班牙人對這種東西敬之如神祇了。是的，所有這些心理學家，雖然沒有像那些西班牙人那樣把這種東西當偶像崇拜，但他們卻全都不同地認為：「麥司卡林」是一種很獨特的藥物。如果適量服用，會比任何藥物更強烈地改變意識的特性，但卻較不會有毒性。

自雷溫與哈維洛·靄理斯以後，對於「麥司卡林」的研究時斷時續。藥劑師不僅分

解了生物鹼，並且也學會如何以合成的方式製造生物鹼，不再依賴一種沙漠仙人掌的時斷時續的稀少收成。精神病醫師開始服用「麥司卡林」，希望能以第一手的方式更加了解病人的精神過程。雖然心理學家比較不那麼幸運，研究的主題太少，研究的環境太狹窄，但是，他們也觀察到這種藥物有一些較顯著的效果，並加以記錄。神經學家與生理學家則發現了這種藥物對於中樞神經系統的作用。至於哲學家方面，至少有一位職業哲學家服用了「麥司卡林」，希望可能了解一些古代的謎，諸如心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，以及腦與意識之間的關係。

情況一直到兩三年前才有了改變：人們觀察到一種也許具有高度意義的新事實。①事實上，這個事實一直暴露在每個人面前，已有幾十年之久，只是並沒有人注意到。後來，一位現在在加拿大工作的年輕英國精神病醫生，才驚覺於「麥司卡林」和腎上腺素之間化學構造非常相似。進一步的研究顯示出，麥角酸——取自麥角的一種極為有效的迷幻藥——與其他的酸之間有一種結構上的生物化學關係。然後，人們又發現，因腎上腺素分解而產生的腎上腺色素，會造成很多症狀，就像「麥司卡林」中毒時所出現的症

狀。但是，腎上腺色素也許會在人體之中自然產生。換言之，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製造出一種化學成分，只要微量的這種化學成分就可以造成意識的重大改變。其中一些改變就像在二十世紀最獨特的災難——精神分裂——之中所出現的改變。「精神分裂」這種精神失常是歸因於一種化學方面的失常嗎？而化學方面的失常又歸因於那種影響腎上腺的心理煩惱嗎？這樣認定會失之輕率與倉促。我們最多只能說，我們是擁有某種表面上的證據。同時，人們也很有系統地追蹤著線索；偵探們——生物化學家、精神病醫生、心理醫生——都在跟蹤著線索。

由於一連串極為幸運的情況，我於一九五三年的春天直接抓住了線索。一位「偵探」有事到加州。儘管「麥司卡林」方面的研究已有七十年之久，但是這位「偵探」所能支配的心理材料卻極為不充足，所以他急著要加以補充。我當時在場，很願意——其實是「很渴望」——當實驗品。於是，在一個明亮的五月早晨，我將十分之四公克的「麥司卡林」溶於半杯水中，吞服了下去，然後坐下來等待結果。

我們兩個人住在一起，彼此影響，彼此有所反應；但在所有的情況中，我們總是兩

個獨立的個體。受難者手牽手走進鬥技場；他們各自被釘上十字架。情人擁抱著，拚命地努力要把隔離的狂喜熔合在一起，成為一種單一的自我超越，但是並沒有用。就本質而言，每種具體化的心靈都註定要在孤獨之中受苦與享樂。官感、感覺、洞察力、幻想——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私密的，除了經由象徵，並以間接的方式進行之外，都是無法傳達的。我們能夠結合有關經驗的訊息，但卻永遠無法結合經驗本身。從家庭到國家，每種人類的群體都是由島嶼宇宙所形成的一種團體。

大部分的島嶼宇宙都在相當程度上彼此相像，足以容許推論性的了解，甚至容許彼此的感情移入。如此，在記得自己的喪失與屈辱時，我們都能夠同情那些處於相似情況中的別人，能夠設想自己是處於他們的境地中（當然，經常是就一種稍微特殊的意義而言）。但是，在某些情況下，宇宙之間的溝通是不完全的，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。心智就是它自身的所在，而瘋狂的人和非常有天賦的人所居住的地方，很不同於平常男人和女人生活的地方，所以幾乎沒有（或完全沒有）共同的記憶空間，做為了解或同類感覺的基礎。話語說出來了，但卻無法啟發。符號所指涉的事物和事件，屬於彼此排斥的經

驗領域。

看我們自己就如同別人看我們——這是一種最為有用的資質。幾乎同樣重要的一種能力是：看別人就如同他們看他們自己。但是，如果別人屬於一個不同的物種，住在一個十分不同的宇宙呢？例如，正常的人如何可能知道瘋狂的真正感覺呢？又例如，我們並不可能再誕生，成為一個看見幻象的人、一個靈媒，或一位音樂天才，那麼，我們如何可能去造訪那種對布雷克（Blake）、史威登堡（Swedenborg）、巴哈而言是原鄉的世界呢？一個極端瘦長型和大腦型的人，如何能夠設想自己是一個極端矮胖型和消化型的人呢？或者，除了在某些限定的領域之內，又如何可能跟一個極端強壯型和肌肉型的人有同樣的感覺呢？對於純粹的行為主義者而言，我想這種問題是沒有意義的。但是，有些人理論上相信那些他們實際上知道是真實的事情——即有一種內在的世界可以經驗，就像有一種外在的世界可以經驗一樣。對這種人而言，這些問題是真正的問題，因為「存有」而更加嚴重，有的完全不能解決，有的只能在異常的情況下解決，而解決的方法並不是每個人都擁有。如此，很確定的是，我將永遠不會知道：成為約翰·法斯塔夫爵士